

西北寄游——我的蘭大生活與其他

1

匆匆遊畢上海與西湖，七月十五，我才動身前往甘肅。

那日大雨，東航誤點二時許。當空氣以銳角切入機腹與地面的平行，陽光正緩緩隱沒；航線往西，追逐太陽賦歸的身影，遠離滬杭，深入廣袤的大地。由於誤點的關係，飛機在長沙市重新起飛時已近黃昏，機艙小姐歉意的語音一再感謝各位乘客的包容與配合，並敬邀貴賓前往上海參觀世博航空館云云……身旁的兩位女人鬆了口氣似地離開，坐下兩位臉帶倦意的男人，而我還在路上。蘭州還真遠哪！不知怎地我想起追日的夸父：他是否在彼端安睡？

航線逕西，窗外濃重的霧白轉而金黃。雲層上一片永恆的晴天，好像不記得江南冷人的陰雨。大地重現時，已經不復我熟悉的濃綠，而是一脈接著一脈，在霞光底下反射著和紙般溫柔質地的黃色山陵，匍匐在萬里之下，像一頭一頭億懶的巨獸。於是我知道：目的地近了。

夸父終於沒有追到太陽。當我乘著大巴從中川機場南下，已經暗暝。迢迢的夜色中蘭州由遠而近，閃爍霓虹光彩，和所有現代化的都市沒有不同；只有黃河靜沉沉在橋下淌過，或許思念著皋蘭山麓千年的故事。

2

蘭州生活很快步上軌道，是因為有親切的人。

我在盤旋路上下車，迎面走來一位高瘦黝黑笑容陽光的男孩子，伸手一握，帶著濃濃的南方口音：「歡迎來到蘭州。我是鄭明哲。」他是蘭州大學負責接待台灣著政學者的代表，遠自海南北上讀書的同學。他二話不說拉了行李，和我一路隨意聊天。他說導師也在急著連絡你，我抱歉地告訴他自己的手機在上海壞了，新買一支二手的 LG 蓄電量老是不足。

到宿舍和久違的室友們打過招呼後，明哲便帶我在校門對面的甘南路上夜消。好大一份炒米線，解了一路奔波的飢餓與疲憊，口味比台灣鹹重得多，他貼心地遞上飲料。順口提醒我：記得和導師報聲平安。

我的導師是影視戲劇文學研究所的趙曉珊老師，一位氣質出眾的女士。雖然零八年才到蘭大任教，卻已經在同學之間留名。在一次與蘭大同學們共遊炳靈寺的途中，便聽見一位女孩說她如何想跟著趙老師學習與研究。當然，那已經是後面的事。

初次見面，在宿舍比鄰的草坪邊上：她一頭長髮垂肩，雍容的姿態彷彿能夠包容世界的一切好壞；聲音輕亮而溫柔，但眼神認真得，彷彿可以洞悉你的內心，卻又不至於逼人。我們離開校園，在水車博覽園落腳，趙老師首先帶著我認識了蘭州有名的巨大水車，黃河畔駁舊的木軸輾轉地轉動，水與風俱涼。而後我們點了兩杯三炮台，在棚下閒談。

往後的日子裡，我們大約一週會面一次，吃一頓晚飯，聊一會兒在蘭州的生活，然後討論我的專題內容，還有各種各樣的事，或者關於天氣，或者關於人生：

嗯，在蘭州吃東西還習慣嗎？晚上可能會稍微涼一些要注意保暖。嗯。我想你對自己要寫什麼已經有一套想法，我給你借了幾本書……理論是死的，要想辦法用它。蘭州以前是怎麼樣的，現在是怎麼樣的；聽說你們要去敦煌，這裡有幾部紀錄片你帶回去可以先看看。你寫東西的風格比較接近過去帶有理想色彩的一代，現在的作者說起話來都很嗆呵。我比較常聽一些抒情的歌，像是林海的音樂；我過去也曾經讀過誰一本書，名字是……諸如此類。每每一搭上話，時間就像黃河水那樣靜沉沉地流過。

趙老師待我，是認真的督導者，耐心的聆聽者，也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者；既是導師，又是朋友，更多時候像是親人。仍然記得第一個星期，大概因為在江南受寒，掛了幾天的病號，趙老師帶我出入醫院與藥房；七月底，當馮小剛的新電影上映時，她邀我一同前去賞片。八月二十二，最後一頓晚餐在老師家用，她親自下廚料理。我在客廳中傳輸檔案整理文件，一度想哭。自忖在白天的答辯會上沒有丟了她的臉，才稍微心安。

只是當夜，往西安的火車緩緩啟動時，老師的身影與月台一起消失在遠方，胸口仍然忍不住沉重，我感覺心裡滿滿的回憶在呼吸之間飛掠而過，化成感恩，那麼、那麼豐實。

3

很難忘記那個藍色的房間，還有黃色的月亮。

宿舍生活總是一成不變，早上起床以後在廁所洗把臉，到食堂去刷卡買一份早餐（這部分往往被過頭的睡眠取代），回到寢室以後打開電腦發呆。我們都為未竟的論文惶惶不安，更慘的是文組學生沒有實驗室可以依賴，我們有的只是書和腦，還有電腦。而身為唯一一個文組的男生，白天總是孤獨得可怕。

要抵禦那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並不容易，我的導師自然在這樣的過程裡給了我許多支持，但在日常的泥淖裡，夏天的陽光與陌生的城市總讓人陷入無邊的憊懶之中。收信、發信、還有和連線不穩定的 VPN 賭氣（沒有 VPN 就不能上「臉書」沒有 VPN 就不能上「噗浪」沒有 VPN 就不能瀏覽無名小站痞客邦 blogger 還有 youtube 還有還有……啊啊啊啊，The connection is failed.）。

「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是……」

等到終於安份下來打一兩行字，時間已經接近中午。

白天的事還有很多，好在這裡的白天很長（依據經驗，夏季平均日落時間在晚間八點鐘以後）。寢室很單調，鐵床木桌白粉牆。午休時間，我的室友們會回來，偶而躺下，點播一首歌拉上薄薄的窗簾，整個房間便染成一片透明的藍色很青春。隔幾個午後洗一次衣服，每一個午後都要吃點水果：當地的瓜類與水蜜桃鮮甜又解暑，而且便宜；過了七月葡萄盛產，有吃不完的「無核白」等著給你補充維他命和水分。

在這座乾燥的城市裡，洗澡是件幸福的事；只有在浴室才能嗅到江南空氣熟悉的濕度。公共澡堂開放時間是下午二時到七時，在離宿舍步行五分鐘處。好在

我理了一頭短髮，只要一條浴巾和一枚香皂就一切搞定。新鮮的是公共澡堂除了區分男女之外，浴室裡人人裸裎相見。刷了卡後進入大更衣室，認一個木櫃而後寬衣，環肥燕瘦一覽無遺。淋浴隔間但沒有門，蓮蓬頭高懸，連水溫都已經調定。男人們有時一邊洗澡一邊談天，也有人會互相擦背。同團的女生們於此倍感不適，但我卻覺得這樣比較自然；曾經聽說外頭許多領袖，往往在土耳其浴或者芬蘭的小木屋裡達成重要協議，或許浴室才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契機。

因為乾燥，所以不容易流汗；但是當七月廿六日公告：校本部浴室在暑期僅開放二四六時，我們還是不約而同呼了聲慘。女生們迅速地尋獲情資：醫學校區的浴室恰在週三和週五開放（要走十分鐘耶好遠，我說；但總比沒得洗好啊！她們叫）。只是這會兒連隔間都沒有了，好像集中營喔她們說。十分鐘還得過馬路實在太麻煩，男生們發揮無限的適應力，很快就習得在廁所沖冷水澡的慣技。好在日落得晚，可以在溫熱的餘暉中做三溫暖也算得人生一大樂事。

啊啾（抖……）！

夜裡的宿舍好像會鬧鬼。三更起床上廁所，鎢絲在透明燈泡裡蜷曲著散發昏黃光線，一盞、兩盞、三盞，隨著長廊裡空洞的腳步聲逐一亮起，然後熄滅。轉進廁所也是一盞孤燈暗暗。隔間門都開著，卻撞見一雙手攬著白色的衛生紙懸在空中，中間一頭黃髮低垂，我大驚！隨即認出是住在廊尾的鄰居正蹲著如廁，只好尷尬地走向小便的溝，一邊冒汗一邊解手。事畢，緊走。

躺在床上總會想些事。記得晚間，在海拔千多米高的這座城，日光燈的螢輝下我們三個方向坐著各自的事。麥可總是定時與母親和弟弟 Skype，報告生活的最新動向：前天我們去塔爾寺，這一棟是 2003 年新蓋的藏經閣，昨天我們在青海湖看日出，有同學頭暈不舒服……大俠一邊爬 B 板，一邊掏出相機準備為照片輸出編碼，他說：我只能幫相片編碼，寫日記什麼的我真的不行呵呵。蚊子好多，於是我們插上電蚊香。聞著近似薄荷的氣味，我點播過期多久的「康熙來了」，寫寫日記。午夜熄燈。

躺在床上。接近十五的天幕總有一輪圓，在城市的天際線上昏黃色的月影龐碩，我枕著頭想：自己的視線會和誰的在那裡交疊？偶而作夢：夢見已經風化的過去，風化所以溫和的過去。轉眼間，第二十一個生日也在圓月逐漸消瘦的日子裡溜走了。於是那枚黃色的月亮好像指紋，按在蘭州永恆的夜，我記得那裡還有一座藍色的房間……

4

寄居西北的日子，出走是生活的不可或缺。

仔細算過，不在台灣的四十七天，有一半的時間在路上：上海、杭州、景泰、西寧、湟中、青海、茶卡、夏河、桑科、永靖，最後一週我們沿著絲路北行：出嘉裕關，腳落敦煌；經吐魯番，終抵天山。每次歸去，蘭州似乎又更像家鄉。

而移動，或許才是這趟學習真正的核心。

我們爬上寸步難行的沙山，見識到高原滿山的牛羊。我們曾經錯過上午的大

巴，也曾經弄丟火車票；曾經在清晨的湖畔邊醒來，也曾經在沙漠的硬座上過夜。哪裡才有最方便的旅社，哪裡才有最好吃的東西，這些只有靠自己去找；路長在嘴巴上確是真理，而我永遠搞不清楚的問題是：究竟亂殺價和亂喊價哪一個才是先開始的。

最難忘的還是那些路上的人：或是青年旅社的朋友、或是給咱駕車的師傅、或是慷慨指路的過客、或是火車上攀談的旅人。天真的我們總會在分別的時候說一聲歡迎來台灣玩哦，卻只記得在景泰給我們駕驢的（按：的士＝taxi，「驢的」即驢車）的老師傅笑著說：「噯，那真是妄想了。」他臉上深深的皺紋夾著汗水，又喊了一聲：叱！驢的便一顫一顫地向前行去。

於是，我切身感到自由的奢華。

八月廿二，答辯會結束後，別過導師。我又隻身在西安盤桓兩天，拜訪著名的兵馬俑與碑林，最後才自上海返台。

坐在虹橋機場候機時，最後一次用那支門號傳出簡訊。

而後關機，換 sim 卡。一段對話不期然浮上心頭。

「回去以後你還會常上 QQ 嗎？」他問。

「會啊。」我笑著說。

是日八月廿五，航線南下，橫越東海，海拔平穩上升。雲層上恆常的藍天是否會惦念底下的陰晴？猶記得：日前甘南大雨，泥石流滅村的大禍震動了中共中央，打開電腦淨是祈福解災共赴國難的訊息。當飛機降落在桃園機場，中午的太陽仍未偏斜。過天橋時，潮熱的空氣隱約襲來。我看見我的父親母親，在機場的會面點等待，兩小時前的四十七個日子一下子竟彷彿是上輩子的事，他們說：「歡迎回家。」

回家後打開 QQ，和名單上的帳號其實並不常相遇，畢竟我們各自有各自的生活。只是我想：自己會開始掛念幾串數字。

希望今天，誰的那邊也是晴朗的。